



# 父亲的两次叹息

□谭岷江

我一直想写我童年，也就是进小学正式读书前后发生的两件小事。每每回忆它们，就一定会想起父亲当时对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第一件事发生在读书前，我六岁那年春天。当过大队和生产队会计的父亲花了四角八分钱，也就是相当于买2—4本连环画的费用，从大队小学旁边的推销店买回来一盒崭新的扑克，藏在他浩如烟海的账簿和为数不多的几本文学小说中。我那时已学会了打一种叫“顿8”的升级扑克，有一次跟小河对面大院子的小伙伴们一起玩，我说了我家有了新扑克，他们便央求我，让我把扑克带出来，一起去玩。

我花了两三天时间，终于找到了扑克的藏身处，悄悄把它带了出来。我来到小河岸边的油菜地里，和河对面大院子的四五个伙伴一起玩。说来也是好笑，我先是打不开塑制盒子，花了好长时间，终于打开了扑克，在大家的惊呼与羡慕中，我在极高的虚荣心中玩起了扑克。不过，刚打了五六次，就听到各自父母呼唤回家吃下午饭的声音，我便赶紧将扑克牌收好，装入盒子。突然，我傻了，问：“怎么突然盒子松了？是不是你们藏了几张牌？”小伙伴们一起赌咒发誓说：“没有啊。”其中年龄比我大三四年级的一个孩子更是拿出了科学的解释：“新的扑克牌打后，会收缩变薄，我哥哥说中学课本上，这个道理叫‘热胀冷缩’。”

因为那时乡村只吃两顿，粮食又少，当时又是青黄不接的时节，多是三五五个土豆煮的清汤苞谷粥，吃饭更是必须争分夺秒的大事，回去迟了可能连汤都没有了，正所谓“一碗干、二碗汤、三碗空”，我便相信了他们，迅速回了家。吃了饭后，我赶紧悄悄把扑克还到了原处。

当然，这事最终还是被父亲发现差了几张扑克，便逐一问我们是谁开封了新扑克。我料想抵赖不过，便承认了，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，又说：“他们说绝对没有偷的。”

几天后，大哥从大院子得来消息，原来那几个小伙伴分别藏了一张扑克牌，再用烟盒等硬纸壳，画了些牌配了一副扑克，平时没事就拿出来打。父亲便去找那几家的大人，把缺少的牌拿了回来，对我说：“你还相信别人说绝对没有偷，就真的没有偷啊？！”我耷拉着脑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从此便和那些小伙伴有了一定距离。

当天晚上，我半夜醒来，听到父母在隔壁仍在说这事。我只记得父亲最后重重地叹息了一声；母亲后来告诉我，父亲还说了这些话：“三岁看小，六岁看大。这孩子，太信任别人，太相信别人的话了，不知道将来长大了是好事还是坏事？”

第二件事发生在我读书后，那时我七岁或八岁，因为大我三岁的二哥当时还在读小学，没满十二岁。八月下旬乡村里稻谷收割后，有一天下午，我和二哥各自牵着一头牛，在院子外竹林边的小草坪和稻田里放牧。

突然，一位女性长辈从远处走了过来。长辈性格开朗，因为是院子里不多的两户外姓，所以练就了一张如簧巧舌，平时最爱开玩笑和喜欢捉弄人。她一看见我们，便大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两兄弟，牛在放（你们）啊！”我和二哥都不回话。长辈又大声说了一遍，稻田外几位做农活的农人便大声笑了起来。我一张脸有点红起来，马上反唇相讥地说：

“对啊，我们在放盐香（长辈的名字）呢。”

长辈顿时有些语塞，那些农人又大声笑了，对她说：“你爱开玩笑，没想到今天在一个小娃儿面前吃了亏。”长辈也尴尬地笑了起来，连打几个哈哈，说：“没想到这个小娃儿，硬是连一点亏都不能吃。”

事后，长辈又在我父母面前说了这事，夸奖我机灵，反应快。母亲倒是笑了起来，父亲却没有半点笑意。当天晚上，父亲单独对我说了这事，叹息了一声，叮嘱我今后不要动不动就试图去回击别人的话。大哥在旁边听了，不以为然，父亲便将他叫到旁边，虽然声音很低，但还是被我隐约听到了，加上我长大后大哥对我的转述，父亲当时说的大概意思是：“他这种不能受气不能吃亏，动不动争强好胜、反唇相讥的小聪明，虽然说赢了别人，但这是不懂半个人情世故啊。这次万幸的是家里的长辈，不记恨他。你作为大哥，将来可要注意多多提醒他，有时吃亏就吃亏吧，不用这么要言语上的小聪明呢。”

现在，我的年龄也跨入了知天命这一梯度。回想父亲当年的两声叹息，以及我过去的数十年人生经历，不禁有些心潮起伏。我既享受过相信别人的幸福，也遭受过轻信极个别人的受伤；既有言语急转上的快乐与无畏，又有说话肆意后的后悔和内疚。这也许就是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吧——不过，总的来说，相信别人带来的幸运比轻信别人产生的不幸多，而沉默少语遇到的幸运又比话语太多遇到的不幸少，由此我认为，相信别人和沉默少语都应是人生的美德。我已经开始努力改正或纠偏，首先，当然是不太完全相信所有人，特别是不会轻信那些说话眼珠不停转动，同时嘴上一直飘浮笑容的人；其次，面对一些没意思或真理答案一目了然的无谓争论，诸如李太白是姓李还是姓白，一加一等于二还是王字，以及别人言语里表现出来的趾高气扬的威武气势，或郢书燕说的荒诞蛙井，我大多不会开口，至少在言语稳重上多学习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## 路过龚滩(外一首)

□润叶

路过龚滩  
眼睛里吹着清风  
喉咙里全是蓝色的味道  
无数的悬崖，无数的溪水  
无数的我。都在此刻云集  
日子锋芒太多，我们有时需要  
一汪江水

我注意到乌江，把我们的神色拉长  
又一点点将它岁月里消磨

就在乌江边  
我成了我自己的船

## 朝山坪

鸟飞过，带走一片云雾  
雪山渐渐清晰起来  
一片草坪在雪山上独坐

雪山低下了头  
让草坪站起来  
小草低下了头  
让露珠滑下去  
更多的羊群低下了头  
和我们坐在一起，叩谢生活

寂静如此美好，孤独如此美好  
在朝山坪，去恨一个人已经太迟  
再拥抱一个人正好
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## 在外见到“家乡菜” 犹如他乡遇故知

□陈小林

从桂林返渝，车到桐梓已是晚上8点多钟，听当地人说起桐梓好吃的东西都集中在夜郎街，我们这群匆匆“过客”，顾不上旅途劳累，寻味而去。

夜郎街街道的路面是用条石砌成，街道两边是仿古的楼阁，楼下烧烤，小吃、烧腊、冷酒，楼上炒菜、汤锅等，走在街上，一阵阵辣香味随风而来，无论是酒楼、食店还是烧烤摊、卤味档，对游人充满了极强的诱惑。这些由鸡、鱼、牛、羊肉以及洋芋片、豆腐皮、时鲜菜、火腿肠、红苕粉等食材百变组合的吃食，虽非昂贵也不稀奇，却透着热烈的黔北风，带着浓郁的川渝味。这里的游客大多来自重庆，大家不嫌这里陈设简单、座场拥挤，一应围桌而坐，杯不离口，筷不离手，红光满面，尽情享受。然后酒醉菜饱，鼓腹而歌，扬长而去。这拨人马去了，第二拨人马经不住辣酸香味的诱惑，身不由己地添加进来。

我们来到“夜郎街牌坊”旁的一家小店，店主热情地把我们引到二楼。服务小妹穿梭似的送上碗盘杯碟。端来麻辣粉皮、血豆腐、凉拌侧耳根、鸡丝荞粉、野薄荷拌耳舌、酸菜毛肚、菜豆花，提来一箱茅台啤酒。在众人“满上，满上！”的吆喝声中，小妹给我们一一斟满酒杯。哟，口感还不错，跟山城啤酒差不多。大家就着凉菜端起杯子，你一下，我一下先小酌起来。小妹把热气腾腾的方铁盘和木炭火炉端上桌，酱黄色的草鱼浸泡在一层浓浓的红油中，青色鲜花椒撒在盆内，红得发紫的泡辣椒、灰色的魔芋片、绿白相间的大葱、碧绿的西芹把菜盘装点得煞是好看。这不是重庆菜吗？在外地见到“家乡菜”，很有几分亲切感。“喝”，一声大喊，齐齐举杯，为重庆烤鱼干杯。烤鱼是用烤、煮两种烹饪工艺制作而成：先把鱼腌制一下，往鱼肚子里塞些西芹条、洋葱块、胡萝卜条，再把鱼放在木炭火上烤，边烤边烤刷麻油，再撒上孜然、胡椒粉，当鱼烤至两面外表酥香的时候，盛到专用铁盘子中。灌上鸡汤。再把用牛油、红油、白糖、花椒、辣椒、子弹头泡辣椒、豆豉等调味品炒成底料，浇在鱼上，然后把西芹、魔芋块

等爽口菜放入，撒上酥花生、葱节，把盘子放到盘架上，点燃盘架中炭火，上桌。待鱼汤沸腾，就可开动手了，辣椒的辛香、孜然的异香与洋葱的醇香、西芹的清香相得益彰，鱼肉麻辣中不失清爽，软嫩中彰显酥香。

趁大家“游”酒之际，我与店主交谈起来，桐梓地域文化总体为巴蜀文化体系，民风淳朴、友善好客、热情重义，与重庆游客容易交流。店主介绍：酸汤菜是贵州的特色，酸汤的种类有很多，若以汤的质量和清澈度来划分有：高酸汤、上酸汤、二酸汤、清酸汤、浓酸汤等；还可以汤的味道来划分；以汤的原料来划分；以不同民族来划分。不同的酸汤对应不同的原料，制成不同的菜肴。像今天这道酸汤蹄花锅，是用红油酸制成，红油酸又叫辣酸，由酸辣椒和野生西红柿调制而成，其味酸辣醇厚，色泽绛红。

菜上齐了，汤锅也粉墨登场，蹄花在沸汤中欲浮还沉，红艳艳的浓汤中飘浮着块块玛瑙，星星翡翠，色泽诱人，盛上一碗酸汤，汤里撒一点鱼香菜，用小匙搅动汤汁，还未入口，一股诱人的酸香味扑鼻而来，舀起汤一尝，酸鲜适口。喝完第一碗汤，沾起蹄花，往蘸水里一滚一裹，往嘴里一送，香辣中透鲜酸，蹄花肥糯细腻，来不及咀嚼就滑下喉咙，实在是爽朗至极。

吃好喝毕，来到夜郎街“诗仙李白卧坐醉饮”石像前，我凝望塑像寻思：把李白醉像塑于夜郎街，是不是暗示这里民众热情好客，将让游客流连忘返，不醉不归。

“老乡，请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！”一个挑着担子的老人，迎面而来，还没等回过神来，一块现烙的米糕递到了我的手里。我哪里推辞得过，更不愿辜负老人的期待，又为同行的朋友每人买了一块。这种米糕，与重庆的“梆梆糕”十分相似，两面烙得金黄，香甜，滋润，外焦酥，内软糯。拿着诱人食欲的米糕，看着老人担着烙糕担子远去的佝偻背影，儿时和小伙伴追逐“梆梆糕”挑子，一边流口水，一边跳起脚脚唱：“梆梆糕，咪、咪、咪，里面装的是……”的情景浮现在脑际。

（作者系重庆烹饪协会顾问）

